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中  
部  
此數  
情況  
卷八

# 卷八

##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

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豪華去後行人絕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寶琴零落金星滅

化爲今日西陵灰

當時歌舞人不回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教君骨髓枯

卷八

一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

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

到後來

這一位長

號純陽子祖師所作

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

出七情六慾閑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

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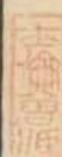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4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心。何故行此事。責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子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責四出門。擎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狠。婆兒沒布裙。責四這狗嘴的。我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飯碗兒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擎銀子成向五家庄子。一向換的錢也勾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擎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子們冬衣了。正是

祇恨閒愁成懊惱

豈知伶俐不如癡

貴客臨風。志未遂。不春琳。戲六賦。未來。攀桂枝。豔繁花。去下兩數金囊。因春林。李琳。與來。攀桂枝。其意。皆春琳。戲六賦。貴客臨風。豔繁花。去下兩數金囊。

### 新刻繡像評點金瓶梅卷之八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畱飲借盤纏

既傷千里目 還驚遠去魂 岳不憚跋涉 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一諾 侯羸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 黃金何足論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接了新巡按。又到庄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平安進門就稟。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京裡順便稍了一封書帕來說是太師爺府裡翟大爹寄來與爹的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裡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面寫着。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

卽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丰標。屢辱厚情感愧何盡。

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于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小事。曾托盛价煩瀆。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鴻便。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敕回籍省視。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

秋後一日信

爲人之  
事體  
德如雲  
峰亦要  
忘了况  
其他乎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快叫小廝。叫媒人去。我什麼營生。就忘了。吳月娘問什麼勾當。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裡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央及我這里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長。粧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去。他一一還我。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上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死了。來保又日逐往鋪子裡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教人稍書來。問尋。

的親事怎樣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差人就來討回書。你教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叫了媒人。你分付他。好歹上緊替他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里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裡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麼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個真正女子去也好。那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急水發。怎麼下得槧。比不得買什麼兒。擎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着媒人慢慢踏看。將來你倒說的好。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書回覆他。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

還待幾時完畢。這里差人送去打發去了。你這里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敬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爹纔辭朝京中起身。翟爹說。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里多少只顧借與他寫書去。翟爹那里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覆翟爹。隨他要多少。我這里無不奉命。說畢。命陳敬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看官聽說。當初安悅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蘊擢爲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陞秘書省正事。給假省親。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

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分付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帖兒來說。不在話下。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就和同榜進士安悅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保拿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就送了一分下程酒麵。雞鵝下飯。鹽醬之類。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蠻舉見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就同安進士進城來。拜西門慶。已是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旋。叫了四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官袍烏紗。先投

爲人之  
事篤德  
知雲峰  
要忘况  
其他乎

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于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小事，曾托盛价煩瀆，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鴻便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敕回籍省視，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

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快叫小廝叫媒人去，我什麼營生，就忘了。吳月娘問什麼勾當，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裡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央及我這里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長粧，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去，他一一還我。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土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死了。來保又日逐往鋪子裡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教人稍書來，問尋。

的親事怎樣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差人就來討回書。你教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叫了媒人你分付他，好歹上緊替他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里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裡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是一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麼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個真正女子去也好。那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急水發，怎麼下得槧？比不得買什麼兒，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着媒人慢慢踏看將來。你倒說的好！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書回覆他。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

還待幾時。完畢。這里差人送去打發去了。你這里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敬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爹纔辭朝京中起身。翟參說。只怕蔡老爹同鄉。一時缺火盤纏。煩老爹。這里多少只顧借與他寫書去。翟參那里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覆翟爹。隨他要多少。我這里無不奉命。說畢。命陳敬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那八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看官聽說。當初安悅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蘊擢爲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陞秘書省正事。給假省親。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

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分付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帖兒來說。不在話下。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就和同榜進士安悅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保拿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就送了一分下程酒麵。雞鵝下飯。鹽醬之類。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擡舉。見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就同安進士進城來。拜西門慶。已是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旋。叫了四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官袍烏紗。先投

觀此碑  
雲峰以  
爲崇德  
之藏  
出佐途

呂角留  
壽妙

拜帖進去、西門慶冠冕迎接至廳上、敘禮交拜、獻畢贊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說道：京師翟雲峯甚是稱道賢公、閱閱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識荆、今得晉拜堂下、爲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峯書來、具道二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覲恕、因問二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賤號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秘書正字、給假省親、安進士道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見除工部觀政、亦給假還鄉續親、敢問賢公尊號、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得號稱、詢之再三、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擡舉、雲峯扶持、襲錦衣千戶之職、見任理刑、實爲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敘畢禮話、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旣見尊顏、又不遽舍、奈何奈何。西

門慶道：蒙二公不棄、蜗居伏乞暫駐文旆、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元道：旣是雅情、學生領命、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一道茶上來。蔡狀元以目瞻顧園池臺館、花木深秀、一望無際、心中大喜、極口稱美道：誠乃蓬瀛也。于是擡過棋桌來下棋。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宴賞。安進士道：在那里、何不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元問道：那兩個是生日？叫甚名字？內中一個答道：小的粧生叫荀子孝、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琰、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你們是那裡子弟？荀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扮了來、唱個我們聽。四個戲子下邊粧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釵梳與他、敎畫童也粧扮起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記。大廳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邊主位相陪飲酒。

中間唱了一摺下來，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哪里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介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吃。」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日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分付你唱個朝元歌，花邊柳邊，苟子孝答應在旁拍手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歎行踪有如蓬轉，盼望家鄉曾恋雁，杳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口短北堂，空勞魂夢牽洛陽。遙遠幾時得上九重金殿？

唱完了，安進士問書童道：「你們可記的玉環記？」恩德浩無邊，書童答道：「此是畫眉序，小的記得，隨唱道：」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風雲會。異日飛騰鶯鶯記，今諳繩繩料應夫婦非今世。前生種玉藍田。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男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兒，兩個一遞一口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遊花園，向捲棚內下棋。令小廝拿兩個桌盒，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菜鮮物，下酒。蔡狀元道：「學生們初會，不當深擾。潭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豈有此理！」因問二公：「此回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門外永福寺寄居。」西門慶道：「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老先生把手下從者止留一二，答應其餘都分付回去。明日來接，庶可兩盡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下二人一面分付手下都回門外寺裡歇去。明日早拏馬來接，衆人應諾去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盤棋，子弟唱了兩摺，恐天晚，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正是：書童一人席前，遞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學生此去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道：「不

勞老先生分付雲峯尊命一定謹領。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看把二人一引轉過粉牆來到藏春塢雪洞內裡面暖騰騰掌着燈燭。小琴桌上早已陳設菓酌之類。床榻依然。琴書瀟洒從新復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你會唱紅入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于是把酒都斟住南腔拍手唱了一個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之。那書童在席間穿着翠袖紅裙勒着銷金箍兒高擎玉瑩捧上酒又唱了一個當日直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床帳鋪陳綾錦被褥就派書童玳安兩個小廝答應西門慶道了安置方回後邊去了。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騎馬來接。西門慶廳上擺酒伺候饌盤酒飯與脚下人吃教兩個小廝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段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

百兩安進士是色段一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賙。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贐表情而已。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少助一茶之需。于是二人俱出席謝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一面與西門慶相別說道生輩此去暫違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得奉接尊顏。西門慶道學生蝸居屈尊多有壅慢。幸惟情恕本當遠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正是。

博得錦衣歸故里 功名方信是男兒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愛姐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薄倖前

淡粧多態，更的的頻回眸，驟便認得琴心。先許與綰合歡雙帶記。

華堂風月逢迎輕，噴淺笑嫣無奈向睡鴨爐邊，翔鴛屏裡暗把香。

羅偷解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叫小廝叫住，到面前問他：「你尋的那女子怎樣了？」如何也不來回話。婆子說道：「這幾日雖是看了幾個，都是買肉的挑擔兒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就想不起來，十分人材屬馬的。交新年十五歲，若不是昨日打他門首過，他娘請我進去吃茶，我還不得看見他哩。纔弔起頭兒，戴著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纏得兩隻腳兒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兒。是的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日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們愛。

世五  
就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怎麼樣的哩。西門慶道：「你看這風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家裡放着好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裡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圖生長，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了眷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女子？」問他討個庚帖兒來，我瞧馮媽媽道：「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一千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開緘線韓夥計的女孩兒。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個日子，你只顧去就是了。」西門慶分付道：「既如此，這般就和他說。他若肯了，討了帖兒來，宅內回我話。」那婆子應諾去了。過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話，拏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他說既是大爹可憐，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但只是家寒，沒些備辦。

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應衣服首飾、粧奩廂櫃等件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還與他二十兩財禮。教他家正辦女孩兒的鞋腳就是了。臨期還教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翟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個大富貴。馮媽媽道：他那里請問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罷。他那里要的急，就對他說：休要他預備什麼。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爺喫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雖不稀罕他的，也畧坐坐兒。夥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西門慶道：你就不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恁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兒將西門慶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明日他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休預備。他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

六兒道：真個。媽媽子休要說謊。馮媽媽道：你當家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事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聽言，安排了酒食與婆子吃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來家，婦人與他商議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擔甜水，買了些好細菓仁，放在家中，還往鋪子裡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艷粧濃抹，打扮的喬模喬樣，洗手剔甲，揩抹盃盃乾淨，剝下菓仁，頓下好茶，等候馮媽媽先來。擣掇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換了便衣，靖巾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韓道國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了良久。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不轉睛只看婦人。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膚色瓜子臉，描的水鬚長長的，正是未知就裡何如。先看他粧色油樣，但

見

想起從前作証甚透甚妙

淹淹潤潤不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娘姨嬌嬈染鉛華生定精神秀麗。兩彎眉畫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得蜂狂蝶亂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聞瑟卓文君。西門慶見了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中暗道原來韓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人物女兒有個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颺也磕了四個頭起來侍立在旁老媽連忙擎茶出來婦人用手抹去盞上水漬令他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烏雲疊鬢粉黛盈腮意態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便令玳安把包內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教老媽安放

在茶盤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裡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們頭頂腳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大爹又多謝爹的插。擣人那。甚。更。豈。西。門。夢。問。道。韓。媒。十。不。正。家。了。歸。入。道。他。早。辰。說。了。話。就。往。舖。子。能。不。感。

在茶盤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裡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們頭頂腳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大爹。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西門慶問道。韓夥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晨說了話。就往舖子裡走了。明日教他往宅裡與爹磕頭去。西門慶見婦人說話垂覺一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就把心來感動了。臨出門。上覆他。我去罷。婦人道。再坐不坐了。二語不坐。西門慶道。不坐了。于是出門。一直來家。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月娘道。獨留他打半副頭面簪鑲之類。月娘道。及緊儵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也不坐。許道。悔先箇。不當之。獨留他打半副頭面簪鑲之類。月娘道。及緊儵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

咱這里不着人去罷了。西門慶道：把舖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駙馬的禮到也不着話。休饒舌過了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兒。他娘王氏買了禮，親送他來進門。與月娘大小衆人磕頭拜見。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每擡舉孩兒這等費心。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房擺茶，然後明間內官待。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陪坐。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綠潞綢，兩疋綿綢，和他做裏衣兒，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套織金紗段衣服，一件大紅粧花段子袍兒。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晚夕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副嫁粧，描金箱籠鑑粧鏡架盒，確銅錫盆淨桶火架等件。非止一日，都治辦完備，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名快手，又撥了兩名排軍執袋弓箭，隨身來保韓道國雇了四乘頭口，緊緊

保定車輛，暖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丟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整哭了。兩三日，一日西門慶無事，騎馬來獅子街房裡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說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婆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馮媽媽道：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去了，他家裡没人。他娘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纔緩下些兒來了。他又說：孩子事多。累了爹，問我爹曾與你些辛苦錢兒沒有。我便說：他老人家事忙，我連日也沒曾去。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我敢爭他？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重重謝我哩。西門慶道：他老子回來，已定有些東西，少不得謝你。說了一回話，見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你閑了，到他那里取巧兒。和他說，就說我上覆他，閑中我要到他那里坐半日，看他肯不肯。我明

領  
便作聲

日還來討回話。那婆子掩口冷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鍬，攢了個銀娃娃，還要尋他的娘母兒哩。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不知這婦人？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屬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喬樣，到沒見他輸身。你老人家明日來等我問他討個話兒。回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來家。婆子做飯吃了，鎖了房門，慢慢來到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房裡坐道：我昨日下了些麵，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來哩！到人家就有許多事掛住，腿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的熱飯，炒麵，通真子，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呷些茶罷。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我恁苦，有我那冤家靠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裡空落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相個人。」

千古  
言前銷  
世無  
限未來

模樣到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教我這心怎麼放的下來？急切要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酸酸的哭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養女人家，冷清清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抱怨到明日。你家姐姐到府裡腳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我老身了。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兩層的恁般說。你們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不會各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遇一口，說勾良久，看看說得入港。婆子道：我每說個傻話兒。你家官人不在前後，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個人兒，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來和我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成，我保舉個人兒來。你做件兒，肯不肯？婦人問是誰。婆子掩

數語是  
自謀亦  
自立出  
望外所  
以一說  
便肯

口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裡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裡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麼說。這里無人似。的幾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兒。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他好閑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裡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沒人在跟前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里等候。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去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歡喜。忙秤了一兩銀子。與馮媽

娟擎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擎盤子買了許多嗄飯菜蔬果品。來厨下替他安排。婦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筋麵餅。明間內揩抹桌椅光鮮。西門慶約下午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廝跟隨。逕到門首。下馬進去。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孩子累。參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兒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磕了四個頭。馮媽擎上茶來。婦人遞了茶。見馬回去了。玳安奏通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房裏坐正面紙窓門兒。廂的炕床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剪貼的張生遇鶯鶯花香的平屏兒。上桌鑑粧鏡架盒。礮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棒兒香上面設着一

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鹽筍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了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自己擎托盤兒說道：「你這里還要個孩子使纔好。」婦人道：「自從他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少不的奴自己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替手腳。」婦人道：「也得俺家的來。」○舊○局○妙○不得東躰西躰的。老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西門慶道：「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那婦人道怎好。又煩費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人家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桌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蒲

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里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了。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個小杌兒上坐下。厨下老媽將嗄飯菜菓一一送上。又是兩筋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房中盃來盞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廚房裡老馮陪他另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彼此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前。與他做一處說話。遞酒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邇一口兒吃酒。見無人進來，摟過脖子來親嘴。唾舌婦人便舒手下邊籠搭。西門慶玉莖○甚○在○行○彼此淫心蕩漾，把酒停住。吃了，掩上房門褪去衣褲。婦人就在裏邊炕床上伸開被褥。那時已是日色平西。時分西門慶乘着酒興，順袋內取出銀托子來使。婦人用手打弄見，奢移跳脣紫強光鮮沉甸甸，甚是粗大。一壁坐在西門慶懷裏，一面

在上兩個且摟着脖子親嘴。婦人乃跪起一足，以手導那話入牝中。兩個挺一回，西門慶摸見婦人肌膚柔膩，牝毛疎秀，先令婦人仰臥于床背，把雙手提其雙足，置之于腰眼間，肆行抽送。怎見得這場雲雨？但見

威風迷翠榻，殺氣瑣鴛衾。珊瑚枕上施雄翡翠帳中鬪勇，男兒氣急使鎗，只去扎心窩。女帥心忪，開口要來吞腦袋；一個使雙砲的，往來攻打內檔兵；一個輪傷牌的，上下夾迎脣下。將一個金雞獨立，高蹠玉腿弄精神；一個枯樹盤根，倒入翎花來刺牝。戰良久，朦朧星眼，但動些兒麻上來，闖多時，欸擺纖腰，再戰百回，挨不去，散毛洞主，倒上橋，放水去淹軍。烏甲將軍虛點鎗，側身逃命走，脰膏落馬須臾，躊躇踏肉爲泥。溫累紇呆，頃刻跌翻深澗底，大披掛七零八斷，猶如急雨打殘花。錦套頭力盡，筋輸恰似猛風飄敗葉，硫黃元帥盈至甲，散走無門。銀甲將軍守住老

營，還要命，正是愁雲托上九重天，一塊敗兵連地滾。

子本云  
有病方  
知五六  
兒之受  
病也  
用處

原來婦人有一件毛病，但凡交姤，只要敷漢子幹他後庭花，在下邊揉着心子，纔過不然，隨問怎的，不得丟身子。就是韓道國與他相合，倒是後邊去的多。前邊一月走不的，兩三遭兒。第二件積年好，唾髻髮，把髻髮常遠放在口裏一夜，他也無個足處。隨問怎的，出了越禁不的。他吮嚥挑弄，登時就起，自這兩椿兒，可在西門慶心坎上。當日和他纏到起，更終回家。婦人和西門慶說爹，到明日再來早些，白日裏咱破工夫脫了衣裳，好生耍耍。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獅子街線鋪裡，就兌了四兩銀子與馮媽媽。討了丫頭，使喚改名叫做錦兒。西門慶想着這個甜頭兒，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是棋童玳安兩個跟隨到了門首，就分付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房裡去。那馮媽媽專一替他提壺打酒，街上買東西整理，通

小憲勸兒圖些油菜養口。西門慶來一遭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白日裡來直到起更時分纔家去。瞞的家中鈎桶相似。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裡打勤勞兒往宅裡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廝叫了他兩三遍只是不得閑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一日晝童兒撞見婆子叫了來家。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貓兒頭差事。叫一遍只是不在。通不來這里走走兒忙的恁樣兒的丟下好些衣裳。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幫着丫頭們折洗折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我的奶奶。你到說得且是好寫字的。拏逃軍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賣鹽的做雕鑿匠我是那鹽人兒。李瓶兒道。媽媽子請着你就是不閑。成日撰的錢不知在那里。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頰耳去嘴也赶不上。在這里撰什麼錢。你惱我可知心裡急急的要來再轉不到這里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麼事兒哩。後邊大娘從那

此  
足取如  
味虛混  
此輩之  
無情不  
詒則一  
別有頭  
鴻老場  
待老

時與了銀子教我門外頭替他稍個拜佛的蒲甸兒來。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起來。賣蒲甸的賊蠻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還敢說沒有他。甸兒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粧慾打呆的婆子道。等我也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日騎驃子差些兒沒弔了他的李瓶兒道。娘問他的。你死也。這媽媽一直到後邊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厨下打探子兒。只見玉簫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見了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在那裏來。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我纔到他前頭來吃他。咳咳了這一回來了。玉簫道。娘問你替他稍的蒲甸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拏銀子到門外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裡纔來哩。銀子我還拏在這里。姐你收了罷。玉簫

笑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屋裡。兌銀子等出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坐的。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將來這一回來。你就造化了。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他連今纔去了八日，也得盡頭纔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貢四拏了庄子上去，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擎出銀子來，只說蠻子有幾個粗甸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稍雙料好蒲甸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你還收着，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幾個茶食吃了。後又到李瓶兒房裡來。瓶兒因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調的他喜歡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個餅。定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定。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六月裡蚊子也釘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計。

下漿我明日蚤來罷。後晌時分還要到一個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兒李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你明日不來，我和你答話。那婆子說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你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着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兩步做一步，正是媒人婆地里小鬼。兩頭來回抹油嘴，一日走勾千千步。

只是苦了兩隻腿。

第三十八回 王六兒棒槌打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綿搭絮

銀箏宛轉，促柱調弦，聲遶梁間。巧作秦聲，獨自憐指輕妍。風迴雪旋，緩揚清曲，響奪鈞天。說甚麼別鶴烏啼，試按羅敷陌上篇。休按

羅敷陌上篇。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看見玳安在廳櫃子前擎着茶盤兒伺候玳安。望着馮媽。撒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里去。俺爹和應二爹說了話就起身已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那婆子聽見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原來應伯爵來說攬頭李智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該一萬兩銀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見闋銀子來和你計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里做他攬頭以假充真買官讓官我衙門裡搭了事件還要動他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教他另搭別人你只借二千兩銀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教他關了銀子還你。你心下何如。西門慶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如今我庄子收拾還沒銀子哩。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若十分沒銀子看怎麼再撥五百兩貨物兒湊個千五兒與他罷他不敢少下你的。西門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

兒處又一件應二哥銀子便與他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兒在外邊東驅西騙我打聽出來只怕我衙門監裡放不下他。伯爵道哥說的什麼話。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常沒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甚麼。哥你只顧放心。但有差池我就來對哥說說定了我明日教他好寫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教他來我有勾當教他後日來說畢伯爵去了。西門慶教玳安伺候馬帶上眼紗問棋童去沒有。玳安道來了。取挽手兒去了。不一時取了挽手兒來打發西門慶上馬逕往牛皮巷來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要錢輸了吃的光。睁眼兒的走來哥家問王六兒討酒吃袖子裡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嫂我哥還沒來哩我和你吃壺燒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老馮在厨下不去兜攬他說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攀過一邊吃去我那里耐煩你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麼。

那韓二搗鬼把眼兒涎。着又不去看見桌底下一罈白泥頭酒貼着紅紙帖兒問道。嫂子是那里酒打開篩壺來俺每吃耶。你自受用。婦人道。你趁早兒休動。是宅裡老爹送來的。你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二道。等什麼。哥就是皇帝爺的。我也吃一鍾兒。纔待搬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奪過酒來。提到屋裡去了。把二搗鬼仰八叉推了一交。半日扒起來。惱羞變成怒。口裡喃喃呐呐罵道。賊淫婦。我好意帶將來。兒來見你。獨自一個冷落落和你吃盃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教你不要疏你。另敘上了。有錢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的囂我。訓我。我又趨我。休教我撞見。我教你這不值錢的淫婦。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妨頭一點紅從耳邊起須臾紫脹了雙腮。便取棒槌。在手趕着打出來。罵道。賊餓不死的殺才。你那里昧醉了來。老娘。這里撒。

櫈櫈五  
好搗鬼

野火兒。老娘手裡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裡喇喇哩哩罵淫婦。直罵出門去。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廝。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要錢輸了吃了酒來毆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二搗鬼看見一溜烟跑了。西門慶又道。這少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門裡與他做功德。婦人道。又教爹惹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休要慣了他。婦人道。爹說的是。自古良善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西門慶分付棋童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里。明日帶到衙門裡來。玳安道。他的魂兒聽見爹到不知走的。那里去了。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畢禮。連忙屋裡叫丫鬟錦兒拿了一盞菓仁茶出來。與西門慶吃。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到好個孩子。你且將就使着罷。又道。老馮在這里怎的不替你擎茶。婦人道。馮媽

韓道明  
一放明  
着又反  
形出

媽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裡我使小廝送來的那酒是個內臣送我的竹葉清，裡頭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這里打的酒都吃不上口。我所以拏的這鐸酒來，婦人又道了萬福說多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每不爭氣，在這僻巷子里，又沒個好酒店。那里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等韓夥計來家，你和他計較，等着獅子街那里替你破幾兩銀子，買所房子，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里住去。罷舖子裡又近買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方他說得出嘴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裡要處自情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說。一回房裡放下桌兒，請西門慶進去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菜上來。婦人陪定把酒來斟，不一時兩個並肩

蒙股而飲，吃的酒濃時，兩個脫剝上床交歡，自在頑耍。婦人早已床炕上鋪的厚厚的被褥，被裡薰的噴鼻香。西門慶見婦人好風月，一徑要打動他家中袖了一個錦包兒來，打開裡面銀托子，相思套、硫黃圈、藥煮的白綾帶子、懸玉環、封臍膏、勉鈴，一弄兒淫器。那婦人仰臥枕上，玉腿高蹠，口舌內吐。西門慶先把勉鈴教婦人自放牝內，然後將銀托束其根，硫黃圈套其首，臍膏貼于臍上。婦人以手導入牝中，兩相迎湊，漸入大半。婦人呼道：達達，我只怕你踳的腿酸，擎過枕頭來，你墊着坐。等我淫婦自家動罷，又道：只怕你不自在。你把淫婦腿弔着，合你看的好不好？西門慶真個把他脚帶解下一條來，拴他一足，吊在床櫈子上，低着拽拽的。婦人牝中之津如蠍之吐涎，綿綿不絕。又拽出好些白漿子來。西門慶問道：你如何流這些白？纔待要抹去，婦人道：你休抹！等我吮咂了罷，是蹲跪他面前吮吞。

以淫婦  
自稱妙  
絕

數次鳴哩有聲哩的西門慶淫心頓起，弔過身子兩個幹後庭花。龜頭上有硫黃濡研難澁，婦人蹙眉隱忍半晌，僅沒其稜。西門慶頗作抽送而婦人用手摸之，漸入大半，把屁股坐在西門慶懷裡，回首流眸作顫聲叫達達，慢着些後越發粗大。教淫婦怎生挨忍？西門慶且扶起股觀其出入之勢，因叫婦人小名王六兒我的兒，你達不知心裡怎的，只好這一庄兒不想今日遇你，正可我之意。我和你明日生死難開，婦人道達達，只怕後來耍的絮煩了，把奴不理怎了？西門慶道相交下來，纔見我不是這樣人，說話之間，兩個幹勾一頓飯時，西門慶令婦人沒高低，淫聲浪語叫着，纔過來婦人在下一面用手舉股承受其精樂，極情濃一泄如注，已而拽出那話來，帶着圈子，婦人還替他吮咂淨了，兩個方纔並頭交股而臥，正是一般滋味，美好要後庭花，有詞爲証。

美寃家一心愛折後庭花，尋常只在門前走，又被開路先鋒把住了，他放在戶中難禁受，轉絲韁勒回馬，親得勝弄的我身上麻蹤，損了奴的粉臉，那丹霞——

西門慶與婦人樓抱到二鼓時分，小廝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到次日到衙門裡差了兩個緝捕，把二鴉鬼拏到提刑院，只當做拘摸土賊，不繇分說，一夾二十打的順腿流血，睡了一個月，險不把命花了，往後嚇的影也不敢上婦人門，纏橫了，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遲了幾日，來保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爹費心留俺府裡住了兩日，討了回書，送了爹一匹青馬，封了韓夥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勾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恩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眷生。

名字稱呼親家不在話下。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謝回家。西門慶道：韓夥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兒恩養孩兒一場。韓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蒙老爹厚恩，禮錢是前日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西門慶道：你不依，我就惱了。你將回家不要花子，我有個處。那韓道國就磕頭謝了。拜辭回去。老婆見他漢子來家，滿心歡喜，一面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里好麼。這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告訴一遍。說好人家孩子到那里就與了三間房。兩個丫鬟伏侍衣服頭面不消說。第二日就領了後邊見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歡喜，留俺們住了兩日。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再三推辭。大官人又不宥，還教我拏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因和韓道國說，咱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你不在。

虧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里也與了他一兩。正說着，只見丫頭過來遞茶。韓道國道：這個是那里大姐婦人道：這個是咱新買的丫頭，名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丫頭往厨下去了。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行走了三四遭。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順走來。這里放水被他撞見了。拏到衙門裡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便，許了要替我每大街上買一所房子。教咱搬到那里住去。韓道國道：嗔道：他頭裡不受這銀子。教我拏回來休。要花了原來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韓道國等我明日往鋪子裡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

于蘇  
好苦甚  
不氣苦  
道國金  
人难得  
老婆偷

規此則  
好財又  
甚子好  
色矣

說得口  
魚津已  
榮幸

他些兒如今好容易換錢怎麼趕的這箇道路老婆笑道賊強人倒路死的你到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收拾歇下到天明韓道國宅裡討了鑰匙開舖子去了與了老馮一兩銀子謝他俱不必細說一日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點子青馬問道長官那匹白馬怎的不騎又換了這匹馬到好一匹馬不知口裡如何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昨日東京翟雲峰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叅將送他的口裡纔四個牙兒腳程緊慢都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快護糟楚蹬初時騎了路上走把膘跌了許多這兩日內吃的好些兒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但只好騎着蹣跚道兒罷了不可走遠了他論起在咱這里也值七八十兩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虧了今早來衙門裡來旋拏帖

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甚是不方便西門慶道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送與長官罷夏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須計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到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夏提刑見了大喜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帖兒說多上覆明日到衙門裡面謝過了兩月乃是十一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叫了兩名小優兒請西門慶敘以酬送馬之情西門慶家中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餚只爲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階迎接至廳上敘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間中屈執事一敘再不敢請他客于是見畢禮數寬去衣服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敘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

正是得多少

金尊進酒浮香蠟 象板催箏唱鶯鵠

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裡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在房內銀燈高點，靠定幃屏，彈弄琵琶。等到二三更，使春梅連瞧數次，不見動靜，正是銀箏夜久慳憇，弄寂寞空房，不忍彈，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唱了個二犯江兒水，唱道：

悶把幃屏來靠和衣強睡倒，猛聽得房簷上鐵馬兒一片聲，响只道西門慶敲的門環兒响，連忙使春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又彈唱道：

聽風聲嘹唳，雪洒窓寮，任冰花片片飄。

一回兒燈昏香盡，心裡欲待去剔，見西門慶不來，又意兒懶的動，且唱道：

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捱過今宵怕到明朝，細尋思這煩惱，何日是了。想起來今夜裡心兒內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家，一路天氣陰晦，空中半雨半雪下來，落在衣服上都化了，不免打馬來家，小廝打着燈籠就不後邊逕往李瓶兒房來，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接了衣服，止穿綾敝衣坐在床上，就問哥兒睡了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了這回方睡下了，迎春擎茶來吃了，李瓶兒問：今夜吃酒來的早？西門慶道：夏龍溪因我前日送了他那匹馬，今日爲我費心治了一席酒請我，又叫了

孰知閨  
閨夫妻  
相思之  
苦甚  
可勝嘆  
息

人只  
知隔  
越相  
恩之  
苦孰  
前相  
恩之  
苦如  
此人  
只知  
野合  
相思  
之苦

兩個小優兒和他坐了這一回見天氣下雪來家早些李瓶兒道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來你吃大雪裡來家只怕冷哩西門慶道還有那葡萄酒你篩來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造的菊花酒我嫌他殺香殺氣的我沒大好生吃于是迎春放下桌兒就是幾碟嘎飯細巧羹菜之類李瓶兒擎杌兒在旁邊坐下桌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里兩個吃酒潘金蓮在那邊屋裡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懷抱着琵琶桌上燈昏燭暗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待要不睡又是那晚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烏雲把帳兒放下半邊來擁衾而坐正是

倦倚綉床愁懶睡  
低垂錦帳繡衾空  
早知薄倖輕拋棄

又唱道  
享負奴家一片心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閒自惱

又喚春梅過來你去外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春梅走  
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六娘房裡吃酒  
的不是這婦人不聽罷了聽了如同心上截上幾把刀子一般罵了幾句  
負心賊繇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口  
中又唱道

心痒癟難搔愁懷悶自焦讓了甜桃去尋酸棗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  
認了想起來心兒裡焦悶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西門慶正吃酒忽聽見彈的琵琶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  
在那邊彈琵琶响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迎春你快去請你五  
娘來吃酒你說俺娘請哩那迎春去了李瓶兒忙分付迎春安下個坐兒

放個鍾筋在面前。良久，綉春走來說：「五娘摘了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五娘去。你說娘和爹請五娘哩？」不多時，迎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關了，說吹了燈睡下了。」西門慶道：「休要信那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他拉了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打了半日。春梅把角門子開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入他房中，只見婦人坐在帳中，琵琶放在傍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兩三轉請着你不去？」金蓮坐在床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日說道：「那沒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裡，隨我自生自活的，又來瞅採我。怎的沒的空費了你這個心？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怪奴才！八十歲媽媽沒牙，有那些唇說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下盤棋兒，只顧等你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裡擺下棋子了，咱們閒着下一盤兒，賭盆酒吃。」金蓮道：「李

大姐，你們自去我不去。你不知我心裡不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們心寬閑散，我這兩日只有口遊氣兒，黃湯淡水誰嚐着來？我成日睡着，勝兒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好兒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內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太醫來看你。」金蓮道：「你不信，教春梅擎過我的鏡子來，等我瞧。這兩日瘦的相個人模樣哩！」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裡，燈下觀看，正是：

羞對菱花拭粉粧 爲郎憔瘦減容光 閉門不管閑風月

任你梅花自王張

西門慶擎過鏡子，也照了照，說道：「我怎麼不瘦？金蓮道：「擎甚麼比你？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被西門慶不繇分說，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舒手被裡摸，見他還沒脫衣。

當時此景，連圓錦傷耽然，西門慶尙難爲情。

語雖酸其臉雖皮甚然，情旨可憐。

裳兩隻手齊插在他腰裡去說道我的兒真個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哄了你不成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裡流罷了亂了一回西門慶還把他強死強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盤棋吃了一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攏撥過他這邊歇了正是得多少

腰瘦故知閒事惱 淚痕只爲別情濃

第三十九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濟拜冤家

漢武清齋夜築壇

自斟明水蘸仙官

殿前玉女移香案

雲際金人捧露盤

絳節幾時還入夢

碧桃何處更驂鸞

茂陵烟雨埋弓劍

石馬無聲蔓草寒

話說當日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腹中

在枕畔千般貼戀萬種牢籠淚搘鮫鯛語言溫順實指望買住漢子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刺上了王六兒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邊使了一百二十兩銀子買了一所房屋居住門面兩間到底四層一層做客位一層供養佛像祖先一層做住房一層做廚房自從搬過來那街坊隣舍知他是西門慶夥計不敢怠慢都送茶盒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中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大嫂以下者赶着以叔姪呼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在鋪子裡上宿教老婆陪他自在頑耍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都知道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誰敢惹他見一月之間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次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看看臘月時分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并府縣軍衛本衛衙門中節禮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并天地疏新春符謝灶誥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擎進帖來

是婦人  
角信君

上寫着玉皇廟小道吳宗嘉頓首拜西門慶看了說道出家人又教他費心分付玳安教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題起道一個出家人你要便年頭節尾受他的禮物到把前日你爲李大姐生孩兒許的願醮就教他打了罷西門慶道早是你題起來我許下一百二十分醮我就忘死了月娘道原來你是個大謗答子貨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嗔道孩子成日怎啾啾唧唧的想就是這願心未還壓的他西門慶道既恁說正月裡就把這醮願在吳道官廟裡還了罷月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癟兒的要問那裡討個十五西門慶道又往那裡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廟裡就是了因問玳安他廟裡有誰在這裡玳安道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禮來的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連忙磕頭說道家師父多拜上老爹沒什麼孝

順使小徒弟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一面讓他坐應春道小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了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裰謙遜數次方纔把椅兒挪到旁邊坐下問道老爹有甚約語分付西門慶道正月裡我有些醮願要煩你師父替我還還兒就要送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閑不閑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老爹分付隨問有甚經事不敢應承請問老爹訂在正月幾時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命旦日罷徒弟道此日正是天誕又玉匣記上我請律爺文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請問老爹多少醮欵西門慶道今歲七月爲生小兒許了一百二十分清醮徒弟又問那日延請多少道衆西門慶道請十六衆罷說畢左右放桌兒待茶先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又是一兩酬答他的節禮又說道衆的襯施你師父不消備

辨我這裡連阡張香燭一事帶去。喜歡的道士屁滾尿流臨出門謝了。又謝磕了頭兒又磕到正月初八日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担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六疋生眼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段兩錚南酒四隻鮮鴨四隻鮮雞一對豚蹄一脚羊肉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禮。西門慶預先發帖兒請下吳大舅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敬濟騎頭口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到初九日西門慶也沒往衙門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馬僕從跟隨前呼後擁竟出東門往玉皇廟來遠遠望見結綵寶幡過街榜棚須臾至山門前下馬睜眼觀看果然好座廟宇但見

青松鬱鬱翠柏森森金釘朱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雕簷繡幕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勅額金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帥將三天門外離婁

與師曠等。左右壇前白虎與青龍猛勇八寶殿前侍立是長生玉女九龍床上坐着個不壞金身。金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玉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朝天閣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夜月常聞仙珮响只此便爲真紫府更于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繇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上七尺高朱紅牌架列着兩行門對大書

黃道天開祥啓九天之闔闔迓金輿翠蓋以延恩

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旛幢誦寶笈瑤章而闡化

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四字齋題大書着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醉恩九轉

玉樞酌盟寄名吉祥普滿齋壇兩邊一聯

先天立極仰大道之巍巍庸申至惄

金瓶梅

吳帝尊居鑒清修之翼翼上報洪恩

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盥手畢鋪排跪請上香。西門慶行禮叩壇畢只見吳道官頭戴玉環九陽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鶴裝腰繫絲帶忙下經筵來與西門慶稽首道小道蒙老爹錯愛迭受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哥兒寄名小道禮當叩祝增延壽命何以有叨老爹厚賞誠有愧赧經襯又且過厚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可酌薄禮表情而已敘禮畢兩邊道衆齊來稽首一面請去外方丈三間廠廳名曰松鶴軒那裡待茶西門慶剛坐下就令棋童兒牽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沒馬如何這咱還沒來玳安道有姐夫騎的驥子還在這裡西門慶道也罷快騎接去棋童應諾去了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遙拜陪西門慶坐敘話老爹敬神一點誠心小道都從四

更就起來到壇諷誦諸品仙經今日三朝九轉玉樞法事都是整做又將官哥兒的生日八字另具一文書奏名于三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永保富貴遐昌小道這裡又添了二十四分<sup>多謝</sup>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讚上帝二十四分薦亡共列一百八十分醮數西門慶多有費心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腰繫蒙金犀角帶到壇有絳衣表白在旁先宣念齋意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縣牌坊居住奉道祈恩醉醮保安信官西門慶本命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

表白道還有寶眷小道未曾添上西門慶道你只添上個李氏辛未年正

月十五日申時建生同男官哥兒丙申年七月廿三日申時建生罷表白

又宣過一遍接念道

領家眷等卽日投誠拜于洪造、伏念慶一介微生、三才未品、出入起居、每感龍天之護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以匡扶、職列武班、叨承禁衛、沐恩光之龍渥、享符祿之豐盈、是以修設清醮、共二十四分位、答報天地之洪恩、醉祝皇王之巨澤、又修清醮十二分位、茲逢誕慶、讚帝真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而下邁慶、又于去歲七月二十三日、因爲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要祈坐蓐無虞、臨盆有慶、又願將男官哥兒寄于三寶殿、下賜名吳應元、告許清醮一百二十分位、續箕裘之胤嗣、保壽命之延長、附薦西門氏門中三代宗親等魂、祖西門京良、祖妣李氏、先考西門達妣夏氏、故室人陳氏、及前亡後化昇墜罔、知是以修設清醮十二分位、恩資道力均證生方、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仰干化、單俯賜、勾

鉗謹以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特就大慈玉皇殿、仗延官道修建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酬盟、慶神保安、寄名轉經、吉祥普滿、大齋一晝夜、延三境之司尊、迓萬天之帝駕、一門長叨均安、四序公和、延吉統資道力、介福方來謹意

宣畢、齊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共有一百八十九道、甚是齊整詳細、又是官哥兒三寶陰下寄名許多文書符索牒劄、不暇細覽、西門慶見吳道官十分費心、于是向案前炷了香、畫了文書、叫左右捧一尺頭與吳道官、畫字、吳道官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砧碌碌擂動法鼓、有若春雷相似、合堂道眾、一派音樂响起、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法裝、脚穿朱履、手執牙笏、闔發文書、登壇召將、兩邊鳴起鐘來、鋪排引西門慶進壇裏、向三寶案左右兩邊上香、西門慶睜眼

觀看果然鋪設齊整，但見

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供三清四御，旁分八極九霄，中列山川嶽瀆，下設幽府冥官，香騰瑞靄，千枝燭光，花簇錦筵，百盞銀燈，散彩天邊，亭高張羽蓋，玉帝堂密布幢旛，金鐘撞處，高功躡步奏虛皇，玉珮鳴時，都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爍爛，美蒙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爭擇，直日功曹猛，勇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宸。

西門慶剛達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閣兒裡，地鋪錦毯，爐焚獸炭，那裡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來到，唱畢喏，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權爲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道：奈煩自恁請你來陪我坐坐，又幹這營生做什麼？吳親家這裡點茶，我一總都有了。應伯爵連忙又唱喏，說：哥真個俺每還收了罷。因

望着謝希大，說道：都是你幹這營生，我說哥不受，掣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良久。吳大舅花子繇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吃畢茶，一同擺齋鹹食齋饌，點心湯飯，甚是豐潔。西門慶同吃了早齋，原來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評話》、《鴻門會》，吳道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兒今日來不來。西門慶道：正是小頑，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唬着他，來不的。到午間拿他穿的衣服來，三寶面前攝受過，就是一般。吳道官道：小道也是這般計較，最好。西門慶道：別的倒也罷了，他只是有些小膽兒，家裡三四箇丫鬟，連養娘輪流看視，只是害怕，猶猶○冷○脉○。不敢到他根前。吳大舅這孩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進來說，裡邊桂姨銀姨使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他進來。李銘、吳惠兩個拿着兩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松花餅、白糖萬壽糕、玫瑰捺。

穰捲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因問李銘：「你每怎得知道李銘道小的早辰路見陳姑夫騎頭口問來，纔知道爹今日在此做好事歸家。」告訴桂姐三媽說：「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多上覆爹本當親來不好來得。這粗茶兒與爹賞人罷了，西門慶分付你兩個等着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處連手下人都飽食一頓。話休饒舌到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挿桌，又是一鐸金華酒。又是哥兒的一頂青段子綃金道髻一件玄色綺絲道衣一件綠雲段小襯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潞紬納臉小履鞋，一根黃絨線繩，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一付銀項圈條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書辟非黃綾符，上書着太乙司命桃延合慶八字，就扎在黃線索上。都用方盤盛着，又是四盤羨果擺在桌上。差小童經袱內包着，紅紙經疏，將三朝做

過法事。一一開載節次，請西門慶過了目方，纔裝入盒擔內，共約八擡，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使棋童兒家去叫賞道童兩方手帕，一兩銀子，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日。有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郁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見廟裡送了齋來，又是許多羨果，挿桌禮物擺了四張桌子，還擺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家兒子師父廟裡送禮來了，又有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完未你看又是小履鞋兒，孟玉樓走向前拿起來，手中看，說道：「大姐，你看道士家也恁精細，這小履鞋白綾底兒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鎖的這雲兒，又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針腳兒？」吳月娘道：「沒的說，他出家人那裡有老婆，想必是僱人做的。」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士有老婆，相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莫不是也有漢子，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

一個帽了那裡不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道我聽得說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常言道男僧寺對着女僧寺沒事也有事

王姑子

美人何

寺額帽

似微露

真情又

似明作

戲謔說

得帶水

泥妙甚

識字淺

方專金

知此則

詩未免

題詩也

道不傳

金蓮道

這六姐好恁囉說白道的金蓮道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娘寄名

的紫線瓊又是這個銀脖項符牌兒上面銀打的八個字帶着且是好看

背面繡着他名字吳什麼元棋童道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

道這是個應字叫道大姐姐道士無禮怎的把孩子改了他的姓月娘道

你看不知禮因使李瓶兒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每瞧瞧好

不好李瓶兒道他纔睡下又抱他出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操醒他那李瓶

兒真個去了這潘金蓮識字取過紅紙袋兒扯出送來的經疏看見上面

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傍邊只有李氏再沒别人心中就有幾分不忿

擎與衆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你說他偏心不偏心這上頭只

寫着生孩子的把俺每都是不在數的都打到贅字號裡去了孟玉樓問道有大姐姐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姐姐答得處處層次甚倒好笑月娘道也罷了有了一个人也就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也都寫上惹的道士不笑話麼金蓮道俺每都是劉浪兒鬼兒麼比那個不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正說着李瓶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來孟玉樓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哥穿李瓶兒抱着孟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兒套上項牌和兩道索謾的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孟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付李瓶兒你把這經疏拿個匠張頭兒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孟玉樓抱弄孩子說道穿着這衣服就是個小道士兒金蓮接六姐你這個什麼話孩兒們面上快休恁的那金蓮訕訕的不言語了一

辨其舊  
官哥房  
也未然  
盤月娘連忙叫小玉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磕伏在李瓶兒懷

裡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困了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吳月娘一面把桌面都散了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出來吃齋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打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曾上的壽直等到今晚來家與他遞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分只見陳敬濟和玳安自騎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爹來了敬濟道爹怕來不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未了纔拜懺怕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饒素放的還要謝將吃酒金蓮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裡對月娘說賈瞎子傳操訖起了個五更隔牆掠肝腸死心塌地兜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了剛纔

里看  
虛誠

門首站了一回只見陳敬濟騎頭口來了說爹不來了醮事還未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他不來罷咱每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唱佛曲兒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醉兒說我來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遞一鍾兒大姐道那裡尋鍾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住回等我遞罷你看他醉的腔兒恰好今日打燈只好了你吃的恁慙慚的來家月娘便問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奴才沒來陳敬濟道爹見醮事還沒了恐怕家裡没人先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裡答應哩道士再三不肯放我強死強活拉着吃了兩三大鐘酒纔來了月娘問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裡敬濟道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應三叔謝三叔又有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不知纏到多咱晚只吳夫舅來了門外花大舅教爹留住了也是過夜的數金蓮沒見李瓶兒

老子  
于境元  
大伯也  
而謂之

大勇名  
公原細

金蓮道  
破雖毀  
之而未  
爲過也

眼兒閉着個眼兒罷了、大姐道賊囚根子快磕了頭、趁早與我外頭挺去

又口裡恁汙邪胡說了敬濟、于是請金蓮轉上跟踉蹌躑磕了四個頭、徑前邊去了、不一時掌上燈燭放桌兒擺上菜兒、請潘姥姥楊姑娘大妗子與衆人來、金蓮遞了酒打發坐下吃了麵吃到酒闌收了家活、擡了桌出去月娘分付小玉把儀門關了、炕上放下小桌兒衆人圍定兩個妗子在正中間焚下香秉着一對蠟燭、聽着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講說講說的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生傳佛心印的佛法、因果直從張員外家豪大富說起、漫漫一程一節直說到員外感悟佛法難聞棄了家園富貴竟到黃梅寺修行去、說了一回王姑子又接念偈言、念了一回吳月

娘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請過吃些甚麼、一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兒素菜鹹食、又四碟薄脆蒸酥糕餅、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陪二位師父吃大妗子說俺每都剛吃的飽了、教楊姑娘陪個兒罷、他老人家又吃着個齋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每樣揀了個點心放在碟兒裡、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婆子道我的佛爺老身吃的勾了、又道這碟兒裡是燒骨朵姐姐你拿過去只怕錯揀到口裡把衆人笑的了不得、月娘道奶上這個是廟上送來的托葷鹹食、你老人家只顧用不妨事、楊姑娘說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興兒媳婦子惠香走來、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周之妙、他在廚房封火來、月娘道嗔道恁鼻兒烏嘴兒黑的成精鼓搗來聽此一段似有借而不借文情經正在此

什麼經當下衆丫鬟婦女圍定兩個姑子吃了茶食收過家活去。搽抹經桌乾淨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炷了香。兩個姑子打動擊子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中修行。白日長跪聽經。夜夜參禪。打坐四祖禪師見他不凡。收留做了徒弟。與了他三庄寶貝。教他往濁河邊投胎。奪舍直說到千金小姐在濁河邊洗濯衣裳。見一僧人借房兒住。不合答了他一聲。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潘金蓮至之情磕困上來。就往房裡睡去了。少頃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只剩下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楊姑娘太姪并守着。又聽到河中漂過一個大鱗桃來。小姐不合吃了。歸家有孕懷胎十月。王姑子又接唱了一個耍孩兒。唱完大師父又念了四偈言。

五祖一佛性 投胎在腹中 權住十個月 轉凡變衆生

念到此處。月娘見大姐也睡去了。大妗子拴在月娘裡間床上。聊着了。楊姑娘也打起欠呵來。桌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問小玉這天有多久晚了。小玉道已是四更天氣。鷄叫了。月娘方令兩位師父收拾經卷。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裡去了。郁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裡宿歇。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和月娘在坑上睡。兩個還等着小玉頓了一瓶子茶吃了。纔睡。大妗子在裡間床上和玉簫睡。月娘因問王姑子後來這五祖長大了怎生成正果。王姑子復從爹娘怎的把千金小姐趕出小姐怎的逃生來到仙人庄。又怎的降生五祖。落後五祖養活到六歲。又怎的一直走到濁河邊。取了三庄寶貝。逕往黃梅寺聽四祖說法。又怎的遂成正果。後來還度脫母親生天。直說完了。纔罷。月娘聽了。越發好信佛法了。

有詩爲証

聽法聞經怕無常 紅蓮舌上放毫光 何人留下禪空話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粉丫鬟金蓮市愛

山花子

種就藍田玉一株看來的可人。嬌多方珍重好支持堂中珠。○  
僥倖漫驚新態變妖嬈偏與舊時殊。相逢一見笑成癡。少人知。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家怎的就沒  
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月裡因買了對過喬大戶房子。  
平白俺每都过去看。上他那樓梯一脚躡滑了。把個六七個月身扭吊了。  
至今再誰見什麼喜兒來。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有七個月也成形了。月娘  
道半夜裡吊在樞子裡。我和丫頭點燈燙着瞧。倒是個小廝兒。王姑子道

我的奶奶可惜了。怎麼來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你老人家養出個  
兒來強如別人。你看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個兒子。何等的好。  
月娘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每同行一個薛  
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無子。當時小產了幾胎。  
白不存。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了。好不好。一個滿抱的小廝兒。一  
家兒歡喜的要不得。只是用着一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什麼物件兒。  
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子的衣胞。擎酒洗了燒成灰兒。伴着符藥。揀壬子  
日人不知鬼不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算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胎。  
氣好不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里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  
僧。也有五十多歲。原在地藏庵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法華庵兒做首座。  
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

不了專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正是這一件兒難尋這里沒尋處恁般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借情跑出來使了罷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己我與你銀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姑子道這個到只是問老娘尋他總有我替你整治這符水你老人家吃了管情就有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隨他多少十個明星當不的月月娘分付你却休對人說王好子道奶奶傻了我肯對人說說了一回方睡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打廟裡來家月娘纏起來梳頭玉簫接了衣服坐下月娘因說昨日家裡六姐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不來了西門慶悉把醜事未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東席吳大舅先來了留住我和花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優兒彈唱着俺每吃

了一夜酒今早我便先進城來了應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告訴了一回玉簫遞茶吃了他沒往衙門裡去走到前邊書房裡捲着床上就睡着了落後潘金蓮李瓶兒梳子頭抱着孩子出來都到上房陪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教他吃茶食他不吃如今有了飯了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裳抱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于是戴上銷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項牌符索套上小鞋襪兒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教他媽抱罷你這蜜褐色挑繡裙子不耐污撒上點子贖到了不成于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金蓮便跟着來到前邊西廂房內書童見他二人掀簾連忙就躲出來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裡睡就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好睡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裡擺下飯教你吃去你還不快起來還推睡

我家心  
事却信  
口戲說  
出巧甚  
慧甚

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丟倒頭那顧天高地，下缸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兒渾不一時，把眼笑連忙接過來，抱到懷裡與他親個嘴兒。金蓮道好乾淨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道士兒吳應元，你喊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里使牛耕地來，今日乏困的這樣的。大白日困覺，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你恁大膽不來。與五媽磕頭。西門慶道，昨日睡事散得晚，晚夕謝將整吃了一夜。今日到這咱還一頭酒，在這裡睡回，還要往高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不吃酒去罷了。西門慶道，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家，不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他大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酸筍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道，我心裡還不待吃，等我去了，呵些湯罷。

于是起來往後邊去了。這潘金蓮見他去了，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正中間，腳蹬着地爐子說道：「這原來是個套炕子！」伸手摸了摸褥子裡，說道：「這是燒的滾熟的炕兒。」瞧了瞧旁邊桌上放着個烘硯瓦的銅絲火爐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裡盛的斟香餅兒，你取些來，與我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炕內一面夾在襠裡，拿裙子裹的沿沿的，且薰暖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咱進去罷，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不是怕他麼？于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來，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分付排軍備馬，午後往尚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姑說，好歹請薛姑子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一去，只過十六日纔來，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兒來。」月娘道：「也罷，你只替我幹的停當，我

還謝你。于是作辭去了。看官聽說，但凡大人家似這樣尼僧牙婆，決不可擡舉在深宮大院相伴着婦女，俱以談經說典爲繇，背地裡送暖偷寒，甚麼事兒不幹出來？有詩爲証：

最有縉流不可言，深宮大院哄嬪娟。此輩若皆成佛道，

西方依舊黑漫漫。

却說金蓮晚夕走到鏡臺前，把鬏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楂髻，把臉搽的雪白，抹的嘴脣兒鮮紅，戴著兩個金燈籠墜子，貼著三個面花兒，帶著紫銷金箍兒，尋了一套大紅織金襖兒，下著翠藍段子裙，要粧丫頭，哄月娘衆人，要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粧扮起來，活像個丫頭！我那屋裏有紅布手巾替你益着頭，等我往後邊去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個丫頭，誑他們誑晉定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

在頭裡走，走到儀門首，僅見陳敬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箇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等我和你說了着，你先進去見他們。如此這般敬濟道：我有法兒哄他。于是先走到上房裡，衆人都在炕上坐着吃茶，敬濟道：娘，你看爹平白裡叫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纔拏轎子送將來了。月娘道：真個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敬濟道：他怕你老人家罵他，送轎子到大門首就去了。丫頭便叫他們領進來了。大妗子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幾房姐姐，勾了又要他來做什麼？月娘道：好奶奶，你禁的有錢，就買一百個有什么多？俺們都是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簾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地裡原是春梅打燈籠，落後叫了來安兒打着，和李瓶兒後邊跟着，搭着益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李嬌兒都出來看。良久進入房裡，玉

簫挨在月娘邊說道這個是王子還不磕頭哩一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  
插燭也似磕下頭去忍不住撲簌的笑了玉樓道好丫頭不與你王子磕  
頭且笑月娘也笑了說道這六姐歲精死了罷把俺們哄的信了玉樓道  
不信得妙  
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怎的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六姐平昔磕頭也  
學的那等磕了頭起來倒退兩步纔拜楊姑娘道還是姐姐看的出來要  
着老身就信了李嬌兒楊姑娘李嬌兒信得又妙道我也就信了剛纔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  
不出來正說着只見琴童兒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藏  
在明間裡等他進來等我哄他哄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姑娘大妗子出  
去了進入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玉樓道今日薛嫂兒轎子  
送人家一個二十歲丫頭來說是你教他送來要他的你恁大年紀前程  
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我那里教他買丫頭來信那老淫婦

喚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不是丫頭也領在這里我不喚你你不信我  
叫出來你瞧于是叫玉簫你拉進那新丫頭來見你爹那玉簫掩着嘴兒  
笑又不敢去拉前邊走了走兒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去  
拉恁大膽的奴才頭兒沒動就扭王子也是個不聽指教的一面走到明  
間內只聽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的人不進去只顧拉人拉的手腳兒  
不着玉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不進來見你王子磕頭一  
面拉進來西門慶燈影下睁眼觀看却是潘金蓮打着揸髻裝丫頭笑的  
眼沒縫兒那金蓮就坐在傍邊椅子上玉樓道好大膽丫頭新來乍到就  
恁少條失教的大刺刺對着王子坐着月娘笑道你趁着你王子來家典  
他磕個頭兒罷那金蓮也不動走到月娘裡間屋裡一頓把簪子拔了戴  
上鬏髻出來月娘道好淫婦討了誰上頭話就戴上鬏髻了衆人又笑了

一回日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里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請俺們十二日吃看燈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西門慶道明早叫來興兒買四盤餚品一鐸南酒送去就是了到明日咱家發柬十四日也請他娘子并周守備娘子荆都監娘子夏大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敎責四叫將花兒匠來做幾架烟火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廝叫他來扮西廂記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兒接了來你們在家看燈吃酒我和應二哥謝子純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桌兒安排酒上來潘金蓮遙酒衆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門慶因見金蓮裝扮丫頭燈下艷粧濃抹不覺淫心漾漾不住把眼色遞與他金蓮就知其意就到前邊房裡去了冠兒挽着杭州纘重勻粉面復點朱唇早在房中預備下一桌齊整酒菜等候不一時西門慶果然來到見婦人還挽起雲髻

來心中甚喜接着他坐在椅子上兩個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酒菜來婦人從新與他遙酒西門慶道小油嘴兒頭裡已是遙過罷了又敎你費心金蓮笑道那個大夥裡酒兒不等這個是奴家業兒與你遙鍾酒兒年年累你破費你休抱怨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連忙接了他酒摟在懷裡膝蓋上坐的春梅斟酒秋菊拿菜兒金蓮道我問你十二日喬家請俺每都去只敎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旣下帖兒都請你每如何不去到明日叫你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得家裡尋他娘哭金蓮道大姐姐他們都有衣裳穿我老道只有數的那幾件子沒件好當眼的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裳一家分散幾件子裁與俺們穿了罷只顧放着敢生小的兒也說着你把臉兒愁着西門慶笑道既是恁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們裁

了罷。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還遲了哩。」西門慶道：「對趙裁說，多帶幾個人來，替你們儕造兩三件出來，就勾了。剩下別的，慢慢的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說過好歹，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比他們都有。我身上你沒與我做什麼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賄小油嘴兒去處，指個尖兒，兩個說話飲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兩個如被底鴛鴦帳中，鸞鳳整狂了半夜。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箱櫃，拿出南邊織造的羅段尺頭來，每人做件粧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粧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在捲棚內一面使琴童兒叫將趙裁來。趙裁見西門慶連忙磕了頭，桌上鋪着氈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粧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良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一套大紅段子。

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施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板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都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粧花錦雞段子袍兒，兩套粧花羅段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沒與他袍兒須臾共裁剪三十件衣服。兌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在家儕造，不在話下。正是：

金鈴玉墜粧閨女，錦綺珠翹節美娃。

